

醫

門

棒

喝

醫門棒喝卷之三目錄

素問辨疑

論景岳書 附辨日月體象

論易理

平心論

醫門棒喝

卷三

目録

一

醫門棒喝卷之三

會稽虛

谷亭楠著

山陰

受業孫廷鈺震遠參訂
雪帆居士田晉元評點

素問辨疑

嘗考靈素內經雖爲醫門之書凡三才生化之道包
括無遺而辭簡義廣精蘊難窺又兼世遠年湮多亥
豕之訛若不得其解闕疑可也設上下文足以相證

而疑誤顯然者、據理辨之、以俟明者論定、倘不體會
本旨、使上下融貫、合乎義理、而率憑臆見、以解釋之、
則穿鑿支離、失之遠矣、近有淮陰吳鞠通先生、著溫
病條辨一書、其下焦篇有一條云、秋濕內伏、冬寒外
加、脈緊無汗、惡寒身痛、喘咳稀痰、胸滿、舌白滑、惡水
不欲飲、甚則倚息不得臥、腹中微脹、小青龍湯主之、
其自註曰、此條以內經有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之明
文、故畧示門徑、經謂秋傷於濕者、以長夏濕土之氣、

介在夏秋之間。七月大火西流。月建申。申者陽氣畢伸也。濕無陽氣不發。陽伸極則濕發重。人感此。至冬寒濕相搏而病矣。雖古經脫落燥論。喻氏補之。誠是。但不應擅改經文。謂濕曰燥。是不明六氣運行之道也。蓋經所言。乃秋之前半截。喻氏所指。秋之後半截也。余按此說。大乖義理。而評者反贊美之。以爲新奇。眩惑後學。不容不辨。夫經言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兩句。註疏家或解作濕鬱成熱。熱傷肺。而冬咳嗽者。猶

爲似是而非。今鞠通作外寒內飲解，則相去更遠。所云脈緊無汗惡寒身痛者，卽仲景傷寒論之文也。喘咳稀痰等者，卽仲景敘小青龍湯證也。小青龍湯仲景原爲傷寒挾內飲者設，義詳本論。毋庸重贅。乃鞠通特欲引證內經之文而敘仲景之論，加以秋濕內伏冬寒外加二語，殊不思仲景但云傷寒表不解，心下水氣，其水或因暴傷，或係久蓄，皆未可知。仲景並無明文且水係有形之飲，濕爲無形之邪，迥然不

同以其水蓄於中，肺氣逆不能降，故或咳或喘，因肺不能通調水道，三焦氣化不宣，故或腹脹而小便不利也。若濕邪爲病，雖亦小便不利，而體重發黃，肢節痠疼等類，亦皆仲景明文，未嘗見有咳嗽者，奈何以飲作濕，將仲景治傷寒挾飲之法，以證內經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之文，可謂張冠李戴矣。此其一也。夫言陰陽進退者，不出乎大易子月冬至，一陽來復，則陽進陰退，至巳月而陽極，以象乾卦，午月夏至，一陰來

第一卷六氣陰陽論

後答問中辨析尤爲

精詳更宜參看

姤則陰進陽退，至未月，陽雖退，而氣尙盛，故與陰爭，爭則有勝負，陽勝則熱，陰勝則濕，濕熱蒸騰，乃名爲暑。故經曰：先夏至爲病溫，後夏至爲病暑也。暑者，陽盛於外，陰長於內，如姤卦而至遯至否，陰進之象也。譬如火烈水沸，則濕氣橫流，故長夏未月，爲濕土之令也。至立秋後，陽漸衰，若否卦之象，不能與陰爭，如火力微，則水不能沸，而濕氣遂收，然火力雖弱，陽燄猶存，則反化燥，故秋爲燥金主令也。此陰陽進退，氣

自午月陰生而陽退
陰進至未而申豈非
陰氣伸乎若反謂陽
伸則春令寅月當陰
氣伸矣何以名三陽
朔泰乎顯然悖理而
評者反贊美之尤不
可解也

化因而變遷，皆出自然之理，非有所造作於其間者。月建申，是陰氣漸伸也。今云陽氣畢伸，豈有陽已退位，其氣反伸之理。若謂秋令陽氣方伸，則春令陽氣當退，何以發生萬物，恐無是理。此其二也。由是言之，則春風夏暑，秋燥冬寒，爲四時之正令。經舉四時之氣所傷，以明過時發病之理，豈可將秋分作兩截乎。且如所云，古經脫落燥論，其所指爲秋初之濕，然則應言秋初傷濕，不應言秋傷於濕。既謂秋傷於濕，無

訛若補燥論，又當言何時傷燥乎，未免自相矛盾，就
如所言，秋初傷濕，冬生咳嗽，然則秋末傷燥，又當何
時發病，應作何病乎，再四推敲，實無義理可通，此其
三也。當秋初時，以長夏餘濕未盡，容或有之，若即謂
經指此而言，試思歲運有太過不及，客氣有遷移不
常，或冬多溫而春多寒者，亦常有之，經何不言冬傷
於溫，春傷於寒乎，奈何不顧上文，此其四也。今即以
上文證之，岐伯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春傷於風，夏

反覆推動全無義理

獨具慧眼自來註疏
家皆未覩破奇哉

爲飡泄、夏傷於暑、秋爲痲瘧、皆言傷正令之邪、而過
時發病之理、惟秋爲燥、金主令、而獨言傷濕、夫濕土
旺於四季、而令主長夏、非秋之氣、則訛誤顯然、但從
來諸家、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說、各執己見、卒無定論、
獨嘉言喻先生、直斷濕爲燥字之訛、誠爲千古卓識
矣、但又謂經文脫落傷濕一節、予則以爲不然、何也、
蓋風寒暑濕燥火、原有六氣、若謂脫落傷濕一節、則
火之一氣、仍無着落、良以經文簡質、舉四氣以配四

一語破千古疑案遂
爲千古定論以嘉言
之卓識猶見不及此
甚矣讀經之難也

內經論咳分五臟六
腑結云此皆聚於胃
關於肺則凡咳嗽必

時義已包括無遺何則緣君相二火正當夏令火盛
濕動則名暑今言夏傷於暑則火濕二氣在其中矣
其所以歷舉四時者蓋示人當知凡病不獨時邪又
有伏氣發病之理勢有必至者假如夏傷於暑至秋
涼風外束其邪淺在經膜間者則發爲痰瘧或內入
於腑者則爲腸澀滯下等病皆可類推而知矣此經
之辭簡而義廣者也至於咳嗽不離肺病而致咳之
由火燥居多卽感風寒而咳者亦邪束內燥之故試

不離於肺病也

脾爲濕土濕病屬脾
必無咳嗽肺爲燥金
燥病屬肺無不咳嗽
至理不移則經文訛
誤豈不灼然可見乎

觀仲景之麻黃湯中用杏仁以潤肺燥理可見矣若
濕邪爲病證狀雖多少有咳嗽者以濕爲陰邪下先
受之脾土所主病在肌肉即使久延必致腫滿麻痺
身重痠疼皆脾家之證與肺無干焉得有咳嗽乎可
知濕之一氣既非肺臟之病又非秋令所主其非秋
傷於濕冬生咳嗽之謂矣若感燥氣則無不咳何也
以肺爲燥金秋爲燥令二燥相合肺液日耗至冬外
寒驟加水冰地裂風燥益甚燥極化火火必剋金欲

釋經所以明道而濟世也若臆見穿鑿聚訟紛紛反晦經旨是爲害道而惑世矣今引經證經疑義自易辨析而至理顯明庶可羽翼軒岐之道善讀書者自具慧眼蓋心行夙根也

求不咳得乎此所以應言秋傷於燥冬生咳嗽理勢之所必然者經之訛誤顯然而喻氏卓識非同臆見胡可輕訾哉又考生氣通天論曰秋傷於濕上逆而咳發爲痿厥此濕字疑亦燥字之訛蓋痿證之因不一其因於燥者屬肺因於濕者屬脾今言上逆而咳明是肺病燥邪不應言傷於濕非敢臆度以經證經其理自明按本論之前曰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軟短爲拘弛長爲痿此論痿之

因於濕者以濕蒙清陽頭目昏重如被裹之狀濕淫筋脈則軟短弛長爲拘爲痿濕屬於脾與肺無干故不咳也又按痿論曰五臟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此論痿之因於燥者夫肺熱而至葉焦其燥極矣必致於咳經不言咳蓋省文以專論痿故也昔賢謂有聲無痰名咳可見咳者燥氣也由是觀之通天論言上逆而咳發爲痿厥者與此條之肺熱葉焦發爲痿躄豈非同爲肺臟之燥病乎若果傷濕則如前條所云

一語爲讀書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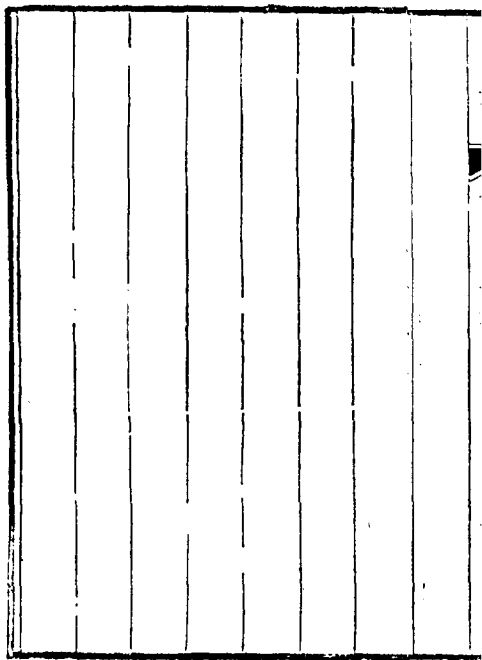
必然如是

爲筋病之痿，而無咳逆，可知矣。况秋爲燥令，其濕字之訛，更可見也。茲附及以質高明何如。又有吳門薛生白先生節張氏類經爲醫經原旨，頗有正誤之處。惟言靈素之文，似秦漢人所作，中有以酒爲漿之語，而儀狄造酒，在大禹時，可知非軒岐之書也。余按此說，雖爲高見，但讀書當信其理，不可泥其文。上古結繩而治，刻竹爲書，流傳典誥，義與字奇，必經後人翻經編輯，而潤色之。或有後人評註贊翼，攙混於中，則

贊語確切

多不類之處。若謂非軒岐之書，斷不可也。試觀其論陰陽五行生化之道，八風六氣疾病之變，臟腑經脈腧穴之詳，針砭藥餌治療之法，以及天時地理風土人情，莫不詳盡而明其至理。真所謂造化生心，宇宙在手者也。非天生神聖，其孰能之。夫理本也，文末也。安可泥其末而昧其本哉。知道者，或不以余言爲河漢乎。

可稱妙人



論景岳書

是稿甫就，有同道者見之，纔寓目，卽勃然大怒曰：才學如景岳，前古罕有，後世無及者，誠醫門之柱石，子何人而敢妄議？有頃，余徐謂之曰：君少安無躁，試細閱終篇，如果余言爲妄，不妨一一指駁，余最虛心，不敢自負，若承指示至理，必當終身師事於君，乃翻閱終篇，不發一語，逡巡而去，倘蒙

當世明賢，指余疵謬而教誨之，誠斯道之幸，不獨

余之幸也。

竊觀景岳先生才宏學博，平生著作數十萬言，如傳忠錄中發明頗多，有功醫學，惜乎自矜博洽，少反約之功，率憑臆見，逞筆武斷，不覺毫釐千里之差，雖懷濟世之心，不免功過相半，跡其醫易大寶論等篇，皆似是而非之說，全書之病實原於此，以至理未明，故不識陰陽六氣變化，人生稟賦源流，不識六氣之變，故論外邪證治，不切於理，而偏涉於補，不明稟賦源

固執一隅之見不悟
全經之理乃至毫釐
千里之失蓋詳而不
精雖博而不知返約
之道自負自用則涉
於偏曲不自覺其非
而反以人爲非也

流故論先天後天皆錯而內傷證治偏執扶陽雖有
發明之處不過內經一節之旨其陰悖經義者實多
余故謂其功過相半也特以議論風生滔滔不絕淺
學讀之目眩心驚無不歎服奉爲圭臬且如景岳之
論虛損猶有似損非損之辨戒勿誤補乃今之誦景
岳者不分內傷外感但云補正即可去邪遺人殃禍
又爲景岳之罪人也猥余淺陋何敢妄議先輩因見
流弊日深莫可底止略舉數則以表之俾誦景岳者

取其長而舍其短，則其道益彰，而流澤無盡，自亦先生濟世之本懷也。卽如其論瘟疫云，

經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是溫病卽傷寒也。然傷寒有四時不同，如冬感寒邪而卽病者，爲真傷寒，其有寒毒內侵，而未至卽病者，必待春溫氣動，真陰外越，再觸寒邪，其病則發，故至春犯寒，則發爲溫病。至夏犯寒，則發爲熱病，亦猶傷氣者，遇氣則病，傷食者，遇食則發，其義一也。

真陰外越之句亦殊不可解

夫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言伏邪內發，與瘟疫之由時氣穢惡，釀成者迥異。余於溫暑提綱分析已明，豈可混論。其伏邪化熱，乘春夏陽升，自然病發，豈待感寒而後發哉。且夏令焉有如冬之寒氣乎。乃比之以傷氣傷食，不切於理，且未知六氣變化之道也。

又云，瘟疫本卽傷寒，無非外邪之病，但染時氣而病無少長率相似者，是卽瘟疫之謂。

古人所以各別其名者，因其邪異病殊，治法不同，誤則殺人。今妄瘟疫本即傷寒，無非外邪，反教人不必細分而混治之，是授人以殺人之具也。可乎。

既名傷寒，則非瘟疫。雖同爲外邪，有陰陽六氣之分，氣殊病異，治法迥別。若時氣者，春風夏暑秋燥冬寒，暑病風病燥邪寒邪，各有本名，豈可概指爲瘟疫，使牽混誤治，害難言盡。

又曰：傷寒瘟疫俱外侮之證，惟內實者能拒之，卽有所感而邪不勝正，雖病無害。最畏者，惟內虛之人，正不勝邪，邪必乘虛深入，害莫大矣。且今人虛弱者多，強實者少，設遇挾虛傷寒，而不知速救根本，則百無

邪有陰陽清濁之殊
病有表裏淺深之異
不辨而混治無不殺
人矣

一生故傷寒書曰陽證得陰脈者死正以陰脈卽虛證也

傷寒邪在軀壳虛者原有補託散邪之法然仲聖
辨析已極精詳毋庸再贅今云傷寒瘟疫俱屬外
侮而不思瘟疫邪結膜原補之則殺人矣奈何混
而不別乎

又曰此欲辨之惟脈爲主脈見微弱浮空舉按無力
者卽是虛證最不易解最不宜攻然治虛之法須察

虛實之微甚，若半虛者，必用補為主，而兼散其邪。若大虛者，則全然不可治邪，而單顧其本，元氣一勝，邪將不攻自潰。

見世俗之誤服補藥而死者多矣。醫者不悟其故死者，莫知其由，蓋亦命也。傷哉。

凡六氣外邪之病，其脈有可憑不可憑者，卽如暑濕瘟疫等證，氣血爲濁，邪壅蔽脈道不清，或濡軟或芤滯，鼓動無力，若認爲虛而用補，使邪與氣血膠結，則輕病致重，重病必死矣。

又曰：凡治傷寒瘟疫，宜溫補者，爲其寒邪凝滯，陽不

風寒爲輕清陰邪從表而入由淺入深瘟疫係穢濁熱邪隨氣吸入蓄於膜原中道膜原正當胃口若投補藥封衰其邪而無出路立變悶痧等證而死故傷寒初起誤補其害尚小虛者且須助中氣以托邪豈可不細辨而混治以

勝陰，非溫不能行，非溫不能復也。

竟將傷寒瘟疫同作一病而用補法，無怪世俗之不分邪正，但云補正即可去邪也，卽此數則觀之，可知景岳先生不明六氣變化之理，辨證論治，豈能善哉，不識六氣變化，由不明陰陽至理故也，卽如醫易一篇中云，

神莫神於易，易莫易於醫，欲該醫易，理只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闢一闔，天下之萬數，出於一耦一

殺人乎

醫門棒喝

卷三

言方寸理

三

奇，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又曰：天地形也，其交也以乾坤，乾坤不用，其交也以坎離，坎離之道，曰陰曰陽而盡之。

按此言天下事物之理，不出陰陽，則陰陽二氣，固不可偏重而偏舉也。乃下文忽然流於偏見，而曰：合而言之，則陰以陽爲主，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也者，陽也，奇也，一也，丹也，易有萬象，而欲以一字統之者，曰陽而已矣。生死事大，而欲以一字蔽之者，亦

曰陽而已矣。

先生總要一心重陽，故偏從陽邊說去，不知毫釐千里之差，夫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之大德曰生者，得中和之道也，中和者，陰陽兩平，不偏不倚，故易曰一陰一陽之爲道，若是一陰二陽，一陽二陰，皆偏倚一邊，失中和而非道矣，今日生也者，陽而已矣，則偏重夫陽，豈生生之道哉，天地者，陰陽之父母也，若資生惟陽，而無須乎陰，則但

萬古不磨之論

妙語

以體而言爲理以用
而言爲道用廣而體
微也道者生化之始
兆於未形之先故爲
形而上器者成功之
終止於形質之象故
爲形而下
確然

醫門棒喝

卷三

言

十四

言天之大德曰生可矣何必曰地乎夫萬物之形莫不由陰陽五行之氣以成當形未成以先要必有所以成形之理理在形先幽深玄遠莫可端倪名之曰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也氣化成形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物若材之成器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也易者表陰陽生成變化之象以明所以然之道則是統易者道而已矣若曰統易者惟陽是不揣其本反乖經義流於偏執也所以軒岐

之論陰陽也、千變萬化、無不歸於中和、此醫經與
易經、用雖不同、而同出陰陽太極之源、可謂之醫
卽易、易卽醫也、若不明其旨、而牽強穿鑿、則反悖
經失道矣、生死事大、亦豈外乎道哉、

又曰、雖曰陽爲陰偶、而乾陽健運、陰爲陽基、而坤靜
常寧、然坤之所以得寧者、何莫非乾陽之所爲、何以
故曰、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難解

陽動陰靜、自然之性也、艮卦、陽自下升、極上而止、

有止其所而不動之象。此戒人妄動。言當如艮卦
之止靜也。爲因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故君
子戒動。取法乎艮。今云所以止之便是動。不知何
解。

是以陰性雖狡。

坤道柔順未聞其狡
狡乃論人非陰陽理

未嘗不聽命乎

陽。而因其強弱以爲進退也。所以元貫四德。春貫四
時。而天地之道。陽常盈。陰常虧。以爲萬物生生之本。
此先天造化之自然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也中人以下不可以
語上也不知道而妄

陽倡陰隨、陽施陰受、陽生陰長、陽殺陰藏、此陰陽
體用、相資相成、出於自然、良由太極之一動一靜、
二氣流行、進退升降、自有次序、而分春夏秋冬、以
成造化之功、元雖首列、而乾之元、陽實孕乎坤之
至陰、故春雖首季、而春之發生、實根於冬之歸藏、
若無歸藏、但有生發、其氣不早竭乎、如以春陽爲
重、冬陰爲輕、何異見子而忘母、非爲知道矣、天地
之道、陰陽自平、方能生化不息、何有盈虧、若常盈

意揣度流於邪僻而不自知其害因而遺害於世非中人以上者誰能覺其害而辨其非哉

虧則日積月累盈必更盈虧必更虧陰氣早經偏絕至今何有世界惟二氣往來進退亦如水之迴環勢有緩急故有六氣變化主客參差而致災病然其進退節候自有一定故可測識其變若謂因強弱以爲進退則強者進多弱者退多必雜亂無序焉能分四季六氣之節候哉可見無強弱之異也

惟是陽如君子陰如小人君子則光明正大獨立不

倚而留之難，小人則乘釁伺隙，無所不爲，而進之易，安得春光長不去，君子長不死，惜乎哉！陽盛必變，逝者如斯。

陽若長在，不退，譬如煮飯，熟不退火，成焦炭矣。所以成功者，退一定之理。若但有春而無秋，萬物何以成實乎？今願陽常留，是但貪其生，不願其成也。貪生不得，反以戕生，此後世之妄用桂附，冀其助陽延生，反致傷生者，皆出於此言。迷者至死不悟。

可慨也已

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亦象夫陽二陰二、反覺陰多於陽、

日昃月虧、則陰陽皆有不足之時矣、何以見陰多於陽乎、且上言陽常盈、陰常虧、爲先天造化、今又忽覺陰多於陽、卻從何處覺來、豈先天造化、又不足爲憑乎、若以奇象爲一、耦象爲二、遂謂陰多於陽、則奇卽乾陽、乾爲天、耦卽坤陰、坤爲地、是地果

曰相矛盾眞爲可笑

多於天乎，可發一笑。

所以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期頤少而夭折多，此後天人欲之日滋也。

治少亂多，君子少小人多，壽少夭多，皆由人欲日滋，人欲日滋，卻因陰多陽少，所以必須桂附助陽，使陽多陰少，則人欲少而壽多夭少，君子多而小人少，治世多而亂世少矣，可發一笑。

是以持滿捧盈，君子懼之，故聖人作易，至於消長之

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

消長淑慝三句朱子解坤卦爻辭爲治世之術而言非陰陽之理固有淑慝而當扶抑也聖人作易有象無辭扶抑之意安在哉若謂人身陰多陽少必當扶抑始能生存則人稟天地陰陽之氣而生天人非二理也天地之陰陽固生化不息誰爲扶抑而能然耶何不思之甚乎

非故惡夫陰也亦畏其敗陽德而戕伐乎乾坤之生

由不識天人合一之
理則異見紛紛聚訟
不休而卒無定論使
後學各立門戶將聖
道決裂無存痛哉

意耳、

乾爲陽、坤爲陰、陰敗陽德、乃又自戕其坤陰之生

意乎、

以故一陰之生、譬如一賊、

奇談夏至一陰生可名一賊生也

履霜堅

冰至、貴在謹乎微、此誠醫學之綱領、生命之樞機也、

一味助陽恐樞機偏絕奈何

是以易之爲書、一言一字、皆藏醫學

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鑑、雖不言醫而義

盡其中矣、

以扶陽抑陰爲醫學綱領故義盡其中

又曰、易天地之易誠

難易身心之易還易

不知天地焉識身心何有難易

豈不可變理陰

陽

扶陽抑陰即謂之變理乎

故以易之變化參乎醫則有象莫非

醫醫盡回天之造化以醫之運用贊乎易則一身都

是易易真系我之安危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

用

此數語教學醫者走入黑暗窟中摸索一生不知

頭南頭北未見一點光明於是歎景岳先生道高

非後學能領其旨或有見解者將卦象爻辭寫在

其言爲廢人者何
不爲

其書偏因聰明所致
聰明無所用之豈暗
昧者反可學道乎嗚
呼此道之所以難言
而夫子所以每欲無
言志於道者當於無

藥方上自謂深明醫易持以做物嗟乎學醫人廢
豈不信哉

甚矣先生昧於易也昧於易斯昧於醫矣昔人言
學道最怕理障理障者幽微難明似理非理認其
影而昧其體也愈聰明則障愈重蓋由博而不約
詳而不精自負聰明博洽終身不悟其非也欲論
陰陽變化之理千百言足以盡之乃泛鶩廣喻葛
蔓至六千言之多俗學見之驚心動魄歎爲希有

言中求之聰明暗昧
均不相關也

其實只有陽少陰多扶陽抑陰八字而已扶陽抑
陰內經論病變治法之一端今以爲醫學綱領名
爲尊經實則悖經若粗淺之文是非易辨害道尙
輕今以博洽之才出之以韓蘇之筆引經据典浩
瀚其文雖精通文墨者讀之莫不深信歎服此害
道所以爲甚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彰爲
其似是而非紫之亂朱也若景岳者豈不爲醫門
之楊墨乎余之不避罪愆而爲是言也實痛夫軒

所以學道當於無言
中求之

可知扶陽抑陰不過
儒者取喻治世之法
與醫理無關若致中
和位天地育萬物者

岐之道將墜於地非敢自鳴以爭勝也知我罪我
其在斯乎夫醫者必宗軒岐軒岐論陰陽常變之
理原與義聖一揆但義聖止有卦象以表理並無
文字語言儒者取象以陰陽進退消長喻世道治
亂盛衰而治世之術莫先於進賢退不肖乃又以
陽喻君子陰喻小人故曰扶陽抑陰設或當時以
陰喻君子陽喻小人則勢必曰扶陰抑陽矣乃不
明此義而以喻言會作實理已失易經本旨而更

則醫理儒理俱在其

中

以扶陽抑陰爲醫學綱領、非但認影昧體、不啻千里之差、尤恐人不之信、多方引證以實其說、盡皆似理非理、不虞流弊之害、積重難返、此所以不患無書、而患多書也、旣昧陰陽至理、故亦不識人生稟賦源流、先天後天之辨也、卽如

大寶論中有云、內經於陰陽之理、惟恐人之不明、而切切諄諄、言之再四、奈何後學、猶未能明、皆爲似是而非之說以障之也、余請先言其二、而後言其一、夫二者、陰也、後天

由其博而不約詳而不精味正路而涉旁門自以爲是終身不

之形也

將耦作二已爲非理後天一者陽也先天之形豈止孤陰而無陽乎

氣也

將奇作一已爲謬矣先天之氣豈止孤陽而無陰乎神由氣化而氣本乎

天所以生發吾身者卽真陽之氣也

神由氣化則神從氣生矣發生

吾身者卽真陽之氣其生神之氣豈爲假陽之氣耶

形以精成而精生於氣所

以成立吾身者卽真陰之氣也

成立吾身者卽真陰之氣生精之氣又爲

假陰之氣耶

既高談易理何反捨易經精蘊而取丹書精化氣

氣化神之臆說作藍本而論先天後天無怪乎支

悟其非也

辭簡理明

離顛倒也。豈不聞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卽天地。卦象爲乾坤，乾坤卽陰陽。故又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當天地未分以先，渾然之體名太極。故稱先天。天地旣分以後，生化萬物，故名後天。是故先天者陰，陽未判也。後天者陰，陽已分也。男女構精，妙合而凝，始成一珠，有氣無質，卽太極渾然之體。故名先天。旣而分形，象如雨儀，名爲陰陽。遂生兩腎，百骸次第而成，均名後天也。夫陽卽乾。

聖經精蘊表而出之

陰卽坤。今以陽爲先天，陰爲後天，則是以乾爲先天，坤爲後天矣。豈非大錯耶？乾爲天，坤爲地，先字之義安在哉？太極者，渾然一氣，所以能生陰陽五行萬物者，蓋有主宰存乎其先。卽易所謂妙萬物之神也。若神由氣化，焉能主宰太極乎？陰陽不測之謂神，卽人之靈明也，亦名爲性。今言神由氣化，而氣本乎天，則是先有氣，而後有神也。然則中庸當言天命之謂氣，率氣之謂性矣。豈有是理哉？可

顯然辟理無可遁逃

偏執景岳自以爲是者讀之當惕然汗下

陽化氣陰成形兩句雖出內經殊不知經乃申明陽生陰長二句之旨經中明言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則形雖陰成中必有陽氣雖陽化中必有陰如噓氣成水其理顯然今日形本屬陰又

見先生本未明易乃強不知以爲知耳既不自悟而猶肆詆前賢貽誤後學嗚呼其過深矣

又曰何謂一一卽陽也陽之爲義大矣姑舉其最要者有三義焉一曰形氣之辨二曰寒熱之辨三曰水火之辨夫形氣者陽化氣陰成形是形本屬陰而凡通體之溫者陽氣也一生之活者陽氣也五官五藏之神明不測者陽氣也及其既死則身冷如冰靈覺盡滅形固存而氣則去此以陽脫在前而陰畱在後

曰陰雷在後竟解作
獨陰已乖經旨又言
陰多於陽則更謬矣
且經下文言形歸氣
又言氣生形可見形
氣本爲一物不能分
析者也

非陰多於陽乎

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則凡有形之物。莫非陰陽五行之氣所成。豈可以形屬於陰乎。蓋氣凝而成質。形者氣之結也。質消還爲氣。氣者形之通也。是故形氣本爲一物。總由陰陽五行凝結而成。所以形毀則氣散而死。如殺傷之類也。氣消則形敗而死。如老病之類也。夫一靈主於太極。太極生陰陽五行以成形。則謂之生。五行陰陽

消散而太極毀則靈去而謂之死消散者陰陽五行之清氣遺留者陰陽五行之濁滓也濁滓亦終歸於盡而隨氣化矣既不明稟賦源流先天後天之理遂有似理非理之說以證陰多陽少之僻見所以惑人者深也

二曰寒熱者熱爲陽寒爲陰春夏之暖爲陽秋冬之冷爲陰

若言陰多陽少莫非秋冬多於春夏乎

當長夏之暑萬國如爐

其時也凡艸木昆蟲咸苦煎炙然愈熱則愈繁不熱

故內經言氣能生形

形化則仍歸於氣其

中妙理固非俗學所

能測則不免妄意揣

度而已

則不盛及乎一夕風霜卽僵枯遍野

冬蟲夏草冷反活而變蟲熱反

死而變草又何也不明陰陽至理安可以淺見臆度乎是熱能生物而過熱者

惟病南方中熱邪而暴死者寒無生意而過寒則伐

盡然則熱無傷是何言與內經論熱病致死而寒可者常多於他病豈經言非乎而寒可

畏非寒強於熱乎

內經列六氣火居其二寒風濕燥各居其一今言

寒強於熱是顯悖經旨也且言熱無傷寒可畏果

如此說則仲景之白虎黃芩瀉心承氣等湯皆爲

是則偏之爲害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無用而天下之藥但須姜桂附子足矣世俗之見
熱病不用涼藥非寒而妄投桂附致死者皆出於
此言也

三曰水火者水爲陰火爲陽也造化之權全在水火
而水火之象有四則日爲太陽火爲少陽水爲太陰
月爲少陰此四象之真形而人所未達也有聞而異
之者日月本太陰火豈少陽何據云然曰陽主乎外
陰主乎內此陰陽之定位也陽中無太陰陰中無太

太陽此以生化而言
謂陽生陰老生少也
若陰陽匹耦則太陽
配太陰如日月之在
天也少陰配少陽如
水火之在地也故乾
坤交而變坎離猶日
月之能生水火也不
明至理則顛倒錯亂
性經失道矣

陽此陰陽之專主也日麗乎天此陽中之陽也非太
陽乎月之在天陽中之陰也非少陰乎水行於地陰
中之陰也非太陰乎火之在地陰中之陽也非少陽
乎

陰陽之道互根互用變化無方今日專主曰定位
變成死物矣然用雖變化而理則一定如坤與乾
配離與坎配則日與月配如乾坤故稱太陽太陰
水與火配如坎離故稱少陰少陽今反以月爲少

陰則是以坤配離也、不明陰陽卦象、猶欲談易理乎、且火從日生、故稱少陽、水從月生、乃反稱太陰、是又以子爲母矣、何顛倒若是耶、

此等大義、誠丹溪所未知、

杜撰創論
誰人能知

故引日月盈虧

以證虛實、亦焉知水大於日、獨不慮陽之不足、陰之太過乎、

丹溪言陽常有餘、原爲一偏淺見、而非至理、今以水大於日、爲陽之不足、又何異村夫村婦之見哉、

客曰陰陽太少之說固若有理味者必惑至於水大於日

更謂陰之有餘凡天下之火不少也陽豈獨在日

擬人曰是更有妙理存焉沉迷魔界而不悟反謂自得妙理即所謂理障也

夫陰陽之性太者氣剛故日不可滅既氣剛不可滅何慮其不足乎

水不可竭此日爲火之本水爲月之根也月中可取水則水從

月生今反言水是月之根豈父從子生乎可發一笑少者氣柔故火有時而息

月有時而缺此火是日之餘月是水之餘也

發。火。息。火。皆。由。人。豈。關。於。火。以。火。有。時。息。而。爲。柔。

則晚間日落亦如火息，又安得爲剛，真如癡人說
夢也。火從日生，故火是日之餘，水從月生，何故反
以月爲水之餘，豈非自語顛倒乎。○或曰：靈樞陰
陽繫日月篇云：月生於水，故景岳以水爲月之根，
原有所本，豈可非乎。答曰：景岳之謬，正由不明經
旨之故。按本篇言人身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
天爲陽，地爲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
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

火故在上者爲陽，此以人身比天地陰陽之象，非論陰陽生化之理也。其言月生於水之生字，必是主字之誤。觀下文日主火句，其理顯然可見。且經中明言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又言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蓋天地日月周流不息，爲陰陽之體，水火生化，爲陰陽之用，而用從體出，故日中可取火，月中可取水，此其明徵也。所以水火爲陰陽之徵兆，若謂月從水生，試問水中果可取月否？

乎，何不思之甚耶？是故不明至理者，斷不可解經，正恐其不識全經之理，但執一二死句，穿鑿附會，遂謂本於經語，乖僻自用，而不知害道之深也。

惟其不滅，方爲真火，而時作時止者，豈卽元陽？故惟真陽之火，乃能生物，未聞有以烘灸而生物者，是安可以火喻日也？客曰：若如此言，則水誠太陰矣。可惜一般

見解

上言火在於地爲少陽，世間萬物，豈非皆從地生

自相矛盾也

問得甚妙

乎。則時作時止之火，固已能生物者。今又云，時作時止者，非元陽，惟真陽之火，乃能生物。然其生物真陽之火，又作何狀耶？得非謂太陽之火乎？試問從太陽取出之火，與擊石取出之火，同一火耶？有不同耶？請先生細細分之。何者爲真陽之火？何者爲假陽之火？奈何沉迷魔界，反謂自悟妙理，誠可憫也。地出之火，可用烘炙，從太陽取出之火，不可烘炙乎？烘炙不能生物，如以枯木曬於日下，能生

枝葉否乎、况如雞卵之類、人有用火溫養而出雛者、是烘炙亦有能生物者也、而不思天地日月水火皆陰陽之形氣、不明至理、徒執形象之末、妄論有餘不足、誰假誰真、無異癡人說夢也、

又曰、陽主生、陰主殺、

經言陽殺陰藏、是陽又主殺矣、則必扶陰抑陽方為善乎、

凡陽氣不充、則生意不廣、而況於無陽乎、陽來則生、陽去則死矣、試以太陽證之、可得其象、夫日行南陸、在時為冬、斯時也、非無日也、第稍遠耳、便見嚴寒難禦、

之若此、萬物彫零之若此、然則天地之和者、惟此日也、萬物之生者、亦惟此日也、設無此日、豈非六合盡冰、壺乾坤皆地獄乎、人是小乾坤、得陽則生、失陽則死、陽衰者、亡陽之漸也、恃強者、致衰之兆也、可不畏哉、

冬則大寒凝冰、夏則大熱如火、南陸北陸、相去無幾、何寒熱不同之甚哉、且如六月之夜、日沉九淵、豈不更遠、何以不似冬之嚴寒、而猶如火爐耶、殊

不知塞乎六合者。惟陰陽二氣而已。日月水火皆陰陽之形象。未可泥象執形。而昧其理也。夫寒暑往來者。陰陽升降進退也。但一日則有一日之升降。一歲則有一歲之升降。自子時陽升。至巳而極。午時陰升。至亥而極。故內經曰。日中而陽隴。同隴爲重陽。陽極日西而陽衰。陽降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陽入夜半而陰隴爲重陰。陰極夜半後陰衰。陰出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陰入此一日之升降也。

世皆視爲尋常不知

或曰、此內經論人身營衛之氣升降、非論天地之氣也。答曰、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與天地同一橐籥。知天地之氣、卽可知人身之氣。知人身之氣、正可驗天地之氣也。景岳未明至理、且言人是小乾坤、若岐視天人、則不知三才一貫之大道矣。又如子月冬至、一陽升於九淵之下、爲復卦。至巳月而陽極、爲乾卦。午月夏至、一陰下升、爲姤卦。至亥月而陰極、爲坤卦。故夏至後、陰氣自下而升、則井中甚

中有至理

飛走動植莫不由二氣相交生化而成是故陰陽貴乎稍有偏駁則災病立見當其偏時或陰或陽原無一定醫者補偏救弊惟求其平而止豈可

冷、陽氣自上而降、故地上甚熱、冬至後、陽氣自下而升、則井中甚暖、陰氣自上而降、故地上甚寒、此一歲之升降也、蓋二氣升降、卽陰陽相交、其所以然者、陰陽互根於太極、太極動靜循環無端、故二氣往來、相交不已、其輕清者、爲陰陽之氣、重濁者、爲陰陽之滓、輕清包外、而上浮名天、重濁凝中、而下止名地、其氣既包地外、又貫地中、太極動靜有常、故氣升降有序、其外包之氣、又多轉旋、與地中

固執一邊而曰扶陽抑陰則乃使平者偏矣醫云乎哉

旋轉迴環升降進退雖變化萬端實則一元之運動而已動則變化動極而靜則復其常靜極復動循環無間故萬物生化不

升降之氣參差變異故內經以升降者爲主氣轉旋者爲客氣以客加主則變化出矣又言日月爲陰陽之精氣水火爲陰陽之徵兆可知日月水火皆陰陽之形象也但日月隨轉旋之氣行地外水火隨升降之氣行地中迴環往復無非渾元太極之一氣而已是故積陽爲天冬至後陽漸升則天體漸廣而日行地上漸久晝漸長夜漸短夏至後陽漸降則反是也春秋二分陰陽適平故日行自

息也

東而西則晝夜均、冬夏二至陰陽極至、故日偏行
南北而晝夜有長短矣、皆爲轉旋升降、互交互變、
歲序既周、仍復其常、二氣相交不已、則生化之道
不息、故主氣升降有常、則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序
有一定、其或春夏忽涼、秋冬反熱者、客氣加臨變
化也、一歲之常變如是、則一日之涼燠陰晴亦如
是、推之一時一刻皆然、則陰陽變化之道、安可窮
盡哉、夫升降之氣行地中、如人身之營行脈中也、

所謂知天地之氣卽

可知人身之氣知人身之氣正可驗天地之氣也

水火如營中之血氣也。轉旋之氣行地外。如人身之衛行脈外也。日月如衛外之陰陽也。故人衛氣晝行於陽。應日之升也。夜行於陰。應日之沉也。天地陰陽一日之升降。如人之呼吸也。一歲之升降。如營衛之循環也。良由天地人身同出陰陽太極之造化。故內經論天人合一之理。莫不互舉互證。不從分析者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不可偏。偏則災眚立至。人身陰陽有偏。則病生矣。豈可以扶陽

如是明白開導若猶
執迷自是真爲下愚
不移者也

抑陰爲醫學綱領反使其偏勝乎景岳旣註內經
又談易理何故不遵經義乃謂日遠天寒以證陽
少陰多之偏見試思日之遠近相去幾何而寒熱
懸殊乃至若是乎且旣日遠爲寒其井中反熱何
也由是觀之自可灼見其非矣蓋陰陽變化莫測
其端現象於日月水火聖人觀象知理因日以定
月因月以定歲因歲以測升降之氣而分節序因
日月運行有遲速乃勻以大建小建而定朔望節

二元運動故非一體
故不知天時不知地

氣遷流與日月又有參差則以小建之餘積爲閏月其歲時節序始能相合而循環無愆也是以日月隨轉旋之氣而行寒熱隨升降之氣而變陰陽升降之極則寒熱若冰炭之殊此一歲之寒熱因乾坤大氣之升降也晝夜有溫涼因日之偏正出沒也乾坤大氣若水之進退日月流行如瀾之迴環源流本末非二體也但升降之氣有常轉旋之氣多變東南木火之方則多熱西北金水之方則

邈不識人生稟賦源
流風土氣化變異不
可以爲醫也

二句直實稽首有銅

山西崩落鐘東應之
妙滔滔千百餘言會

波疊浪義理無窮而

一句收煞有橫江截

流之勢真大手筆也

長於文者未必精於

多寒中州以北寒熱有常者得升降之氣多也梅
嶺以南溫涼靡定者得轉旋之氣多也以是見天
時地理氣化民風之錯雜萬殊者不出陰陽之變
化而二氣流行豈非充塞乎六合哉不明乎此而
泥象執形以昧至理安可論陰陽乎景岳如不明
經旨則不當註經若明經旨而故爲僻說以愚後
學則尤非理世有遵信其說者惑之甚矣其後篇
真陰論亦言陽以陰爲根陰旣爲陽之根豈可反

理深於理者辭或不
能達二美兼備必備
之作也

重枝葉而輕根本乎、則扶陽抑陰之說、又見其自
相矛盾也、總而言之、陰陽互根於太極、必不可稍
偏。偏勝則偏絕、而太極亦毀矣。故易言一陰一陽
之爲道、內經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夫言平者、不
使偏勝也、秘者、勿使發越也、以陽性動而發泄、發
泄太過、真元傷耗、故特用一秘字、嗚呼、可知聖人
之意深矣、此之謂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也、今言
扶陽、是更助其發泄也、抑陰、則不使其平和也、非

天資學力兼全猶必
虛心謹慎如是而稱
同命庶或寡過矣乎

但不解聖人深意而反顯悖經旨矣豈不爲醫門
之異端後學之魔障哉醫爲性命所系雖明中和
之道而臨證之時猶必細察天地六氣之變風土
剛柔之殊人稟強弱之異外感內傷之別權衡補
瀉之宜必使藥病相當而無一毫偏執庶幾求合
軒岐仲聖之道此之謂醫學綱領嗟乎豈固陋剛
愎者所能領會哉

或問仲景非醫門之聖與答曰猶儒門之孔子豈不

以爲聖乎。然則孟子願學孔子，而實傳孔子之道。若景岳生平師範仲景，故號景岳，以表仰慕之意。仲景曰：陰證見陽脈者生，陽證見陰脈者死，豈非以陽爲重乎？故景岳以扶陽抑陰爲主，猶孟子之願學孔子也。今子以景岳爲醫門異端，得非謗之太甚乎？答曰：孟子學孔子，實傳孔子之道。若景岳，雖慕仲景，實未知仲景之道。或反有以恃之者，豈仲景之徒哉？曰：何以見之？答曰：仲景辨傷寒脈證之陰陽，以決生死，脈

太浮數動滑爲陽沉濇弱弦微爲陰陰證者邪在陰經也陽脈者正氣未虧也陽證者邪在陽經也陰脈者正氣不振也邪在陰經病爲重正氣不虧則生其在陽經者更無虞矣邪在陽經病爲輕正氣不振則死其在陰經者更難治矣此論邪正勝負以辨吉凶何嘗有扶陽抑陰之義耶仲景垂法惟辨脈證溫涼補瀉隨宜而施故爲時中之聖豈同後人一隅之說哉且景岳言丹溪之左金丸黃連吳茱寒熱並用爲

非則仲景之瀉心法，芩連二薑，大黃附子，豈非寒熱並用乎？瀉心所以保金，左金所以平木，名義雖殊，理則一也。乃不敢非仲景而非丹溪，既以左金爲非，安得以瀉心爲是？以仲景稱聖，故不敢非之耳。余故言景岳未知仲景之道，或反有以悖之者，不其然乎？且天下道理一而已矣，醫理卽易理，儒道卽醫道，惜景岳辨別不真耳。夫道卽理，理卽道，異名而一體也。在體名理，在用名術，在體名道，在用名權，權卽術，術卽

權異名而一用也。術者應變無方，恰當其可，而不出乎理，不出乎理，所以能恰當也。權者因事裁制，無不得宜，而仍合乎道，仍合乎道，所以能得宜也。故道理有一定之是非，必辨之精，而後是非見。權術應無窮之變化，必不可執而後用之。靈然必體立，則用行道理不明，權術豈能施哉。故天下有明其理而不能善其術者，未有不明其理而能善其術者。也有明其道而不能行其權者，未有不明其道而能行權者也。故

明體則知其所同達
用則識其所異是故
通儒方能通醫通醫
莫不通儒

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知常易、通變難也、夫致中和、
育萬物、爲儒者之道、卽醫者之道也、而和之育之、必
本乎陰陽造化之理、此醫易之所同也、故不知儒理、
不可以談易、不解易義、豈可輕論陰陽之理乎、儒者
格致誠正、治人心病、醫者制度藥石、治人身病、此權
術之用異也、藥石治身、身與藥石、皆陰陽五行之氣
所成、故必洞曉天地人身陰陽五行之理、而後方能
善其術、誠正治心、心中誠正、出於天理之自然、故必

克己復其天理之常而後方能行其權是故伊尹放
太甲乃行權之一事若執爲儒道綱領豈不大謬乎
哉扶陽抑陰爲治病之一法若舉爲醫學綱領豈不
大謬乎哉且夫軒岐大旨猶似易明仲景之法實難
領會蓋軒岐論陰陽五行病變之理爲道之體然明
體而不達用者多矣所謂有明其理而不能善其術
者也仲景辨經絡臟腑病邪淺深陰陽虛實參藥性
氣味溫涼補瀉以立治法窮盡變化仍合軒岐之旨

以三子配仲景爲四
大家之說起則仲景
之道遂晦矣傷哉

爲道之用、用不可執、應變無方、故難領會、景岳未明
軒岐之道體、焉能達仲景之用、所謂未有不明其理、
而能善其術者也、由是觀之、則景岳非仲景之徒也、
千百年來、繼仲聖者、實難其人、曰、嘗聞河間論溫熱、
丹溪主滋陰、東垣扶脾胃、皆補仲景所未備、故合爲
四大家、則是繼仲聖者矣、答曰、此後世之膚見、可哂
也、夫仲景之書、無法不備、其旨合乎軒岐、而窮變化、
爲萬世規則、與聖道一脈相承、書雖殘缺、理法自全、

豈待後人補之哉、若三子、雖有發明、各舉一隅、以立言、執之則偏、皆未達中和之道、尙不足爲仲景之徒、顧並而尊之、不倫極矣、曰、然則子反以近時葉氏爲傳仲聖之心印、豈真賢於三子乎、得毋阿其所好耶、答曰、道者、天下古今之公器、余豈得而私之、朱子敘道統、以濂溪周子接孟子、豈漢唐之盛、竟無人物可取乎、正如孔門三千之多、自顏子早逝後、傳心印者、惟曾子一人、非箇中人、誰能領畧此意也、葉氏辨證

設方無不參乎陰陽五行之理，則合軒岐之道矣。取古方之善者，因宜裁制，變化隨時，歸於恰當，則達仲景之用矣。明體達用，庶幾可傳心印乎。自非諸子舉一隅之見，可同論也。然非箇中人，則又難言耳。曰：然則三子之說，執之則偏，而景岳亦有一節之長，何故子獨以景岳爲異端乎？答曰：三子一隅之說，易辨，故昔人謂其補古未備，而非全書，其偏易辨，則惑人少而害道輕，其發明處，則有功焉。若景岳者，以東垣論

補同於己、則褒之、劉朱異於己、則貶之、三子本皆各舉內經一節之旨、無所軒輊、景岳偏見而有褒貶、又以道統自任、名爲全書、妄稱典謨、更引易理聖言、曲證其扶陽抑陰、陰多陽少之偏見、強辭雄辯、雖知醫學者、不敢輕議其非、或更稱頌而贊揚之、所以惑人深而害道大、余竊窺軒岐之旨、傷俗弊之害、輒不自揣、思以補救將來、聊陳其概、非敢以訐爲直也、夫醫家治病、莫不欲其速愈、斷無害人之心、但醫理幽微、

醫爲仁術其術不精
反以殺人若盡己之
力無心之誤神明猶
恕或藉醫名爲謀生

學識難到、則必虛心謹慎、而不剛愎自是、或可寡過、
其患病之人、不知醫理、焉能辨別醫之優劣、惟隨聲
而趨、人情皆然、古今一轍、世之誦景岳者、不分內傷
外感、但云補正即可去邪、偏執已見、傷人而不自覺、
良由篤信景岳之說、不明至理故也、若見是篇、而能
悔悟、痛改舊轍、研究軒岐仲景之旨、歸於中和、庶可
補過從前、如不虛懷體察、而剛愎自是、則有心爲惡、
雖無殺人之刀、已蘊殺人之念、則必受報於冥冥中、

之具輕忽人命難逃
惡報不及早改圖
爲善所謂擇術不可
不慎也

也。上天鑒臨，可不畏哉。

或曰：嘗見誦景岳者，其門如市。昔人言良醫之門多病人，則其醫之良可知。何有傷人之失乎？答曰：病者若知醫理，則自治矣。何來就醫？不知醫理，豈能辨醫之庸良？一如蛾之赴燈，見光而投，斃者斃，來者來，燈不自知，所以傷蛾。蛾亦不識爲燈所傷。仁者觀之，未有不惻然心動者也。或有外邪得補而暫伏，病似小愈，以爲功，不知暗傷而後更重，則歸咎於病，不咎於

詭盡瘳害可使病者

警懼醫者慎焉

卽上所云雖通人不
敢議其非而更稱揚
之也此受害而不知
所以爲害之深也

醫或有病合於藥而幸愈者人皆稱誦不已則醫自
信益堅稱誦漸傳則虛名漸盛名盛而赴者益多醫
更自負偏執愈深而傷人愈衆必至如蛾赴燈俱在
夢夢之中使在天之軒岐仲聖不禁痛哭流涕而長
太息此余之不容不辨也乙酉歲余遊吳門遇嘉興
汪孝廉平日博覽醫書尤謂景岳辯論勝而篤信之
余初識未便深道其弊但與言六氣外邪誤補甚害
彼亦不以爲意旋卽回去嗣於秋仲又至蘇城其令

兄明府

印世棹

忽遣人邀余言孝廉病重余診視見其

面黑晦反側不安連呼救命按脈已無舌苔灰黃厚滯乃詢病由其令兄代云本患瘧疾自服補中益氣湯瘧止數日後復發改服景岳何人飲不效又服熟地理陰煎忽沉重如此余曰本因伏暑發瘧邪欲外出得補中益氣邪遂暫伏故旋即復發更進熟地等膩補將邪斂裏膠結一身氣血不行經脈盡閉故無脈而成悶痧之證急使人挑之血亦不出徧請醫者

似是而非之證最爲
難辨東垣以手心熱
爲內傷手背熱爲外
感僅指風寒外邪而
言而不知暑濕內熱
正似內傷爲因古來
惟以傷寒爲外感重

竟無法可施至晚而卒嗟乎景岳不明六氣陰陽之
理論瘟疫傷寒混作一病有教人用人參熟地埋陰
煎等藥凡病必言其虛當補故篤信其說者傷人不
自覺其非若暑濕之證脈濡濇無力頭痛或作或止
倦怠惡食乍寒乍熱小便黃手心熱酷似東垣所論
勞倦內傷旣不明六氣外邪證治則必誤補非但害
世或至自戕誦景岳而不究心六氣之病者可爲前
車之鑒矣余於虛損論後有辨內傷外感證治之概

症並不知究六氣之
理而仲景論溫暑各
條甚少必因殘缺散
失而又多混入傷寒
條中以故溫暑等證
誤作內傷者多矣近
賢葉天士先生始詳
細辨別厥功大矣而
世俗淺學猶不留意
焉哉

醫學入門 卷三
幸望明者察之

或又曰、歷家亦有言日遠近爲寒熱者、何獨以景岳
之說爲非乎、答曰、歷家推步盈虛、但精算法、其理氣
未能甚明、曰、何以見之、答曰、卽如天元曆理一書、自
謂考覈精詳、乃反以古來月借日光之說爲非、而不
自知見識未到也、余向有辨、今附後、請明者鑒政、何
如、

附辨日月體象

朱丹溪嘗言日無虧故陽常有餘，月有虧故陰常不足。後世偏執其說，害與偏從景岳同。夫陰陽二氣變化流行，互有偏駁之時，故有偏陰偏陽之病。豈可謂陰陽之理固有偏勝之異哉？且日爲陽，故有光，月爲陰，本無光，因其借日映照而現光，光從日轉，則有背面側面，故人見有盈虧，其月體豈有盈虧哉？丹溪不明陰陽至理，且亦不識日月體象也。而天元歷理一書，亦不明日月體象，乃云

昔人謂月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非也日月皆爲天之精氣何一有光而一無光乎

經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雖同行於天其陰陽體象自然不同陽氣有光陰精無光亦一定之理何以見月必有光乎

特陰光不勝陽光故日出而暗日入而明若曰借光則晝當並明何以晦暗

旣言月自有光日入而明則凡有月之時必當如

日之圓不應有缺，因其借日顯光，故向日半邊明，背日半邊暗，遂有圓缺之異。若晝時同行，亦必向日半邊有白光，背日半邊則無跡。若行度相近，則日高在上，月低在下，其光向上對日，人在下，故不見其形。今反言借光晝當並明，何也？如月自體有光，方能並明於晝，縱不能如日之明，其白光必圓。今或無跡，或向日半邊有白色，則其本體無光，更可知矣。

蓋陽精積火，故內朗；陰精積水，故外瑩。內朗，故通體皆明；外瑩，故半明半魄。

半明半魄者，必謂通體之光不能透澈也。斷非截然中分之半明半暗也。若截然中分，明暗各半，豈非變成死物，必無是理矣。謹按聖人設卦，以火屬離，水屬坎。夫火生於日，水生於月。驗水火之明暗，足知日月之體象也。故昔人按坎離二卦論水火，最爲確當。離卦外陽內陰，故火外明內暗；坎卦外

陰內陽，故水外暗內明，火之內暗，人猶難見，若水之內明，入水者靡不親見，黑夜不見水色，則外暗又可知矣。蓋陰陽之道，互根互交，互藏互用，日陽而涵陰體，月陰而藏陽精，故日外明內暗，月外暗內明，以其中有所藏，故陽能生陰，陰能生陽，而生不息也。月與天同色，故人不見其體，如以白布一圓，置大幅白綢上，近觀可辨綢布，遠觀則不能辨，惟見白色而已。月之在天，亦如是。夜中天象黑。

月體亦黑如缸水置暗室則不見水色將燈照之
水光即現但光淡不及燈光之紅月借日光亦如
是良以水火從月日而生故相感之理無異也今
反謂火內朗水外瑩則將坎離二卦顛倒矣既非
聖人設卦之理尤可不辨而知爲謬也

水火陰陽相勝而相濟故明則相向晦則相背日明
與月明必相對而轉故向背從遠近而增損於是自
上弦下弦若借光則圓體漸進不當有弦有弦者半

體之漸轉也。

此更自相矛盾也。既言日明與月明必相對而轉，又如何辨其爲自光，爲非借光乎？且云明相向、魄相背、向背從遠近而增損，於是有上弦下弦，果如此說，自必相近，則向多增明，相遠則背多損明，如天圓鏡相對，斷無相近而反背多損明之理。然則初三四日從西落，月卽從西現，則甚相近，必定向多，應當增明，乃反損明，何也？十五六日從西落，月

從東上則甚相遠，必定背多，應當損明，乃反增明，何也？殊不知明相向者，正如燈之照水，而現光，故向日半邊明，背日半邊暗，人見其背面則暗，見其側面則半明，何故？又不當有弦乎？自弦而望，豈非圓體漸進乎？又言有弦者，半體之漸轉也。正因借光，故從半體而轉，若其自體之光，必常常圓，何反謂其非借光耶？豈真截然中分，明暗各半如死物乎？何不思之甚也！夫日月隨轉旋之氣而行，如雙

丸隨流水而旋轉、有高低遲速、日陽而氣高行速、月陰而氣低行遲、乃自然之理、因有高低遲速、故光從十方相照、人居下一方觀之、必兩丸對分左右、始能一見其圓光、餘皆見其背面側面、故有晦朔弦望之異、因其借日顯光、故有背面、若月自體之光、其丸雖轉、其光自圓、何有背面乎、若其自體之光、有背面、則必截然中分如死物、其半邊之光、隨自體而轉、不能與日相照不移也、光如照日不

若自體不轉則又無
晦朔並望之變異可
知其必旋轉也旋轉
而行與日或近或遠
或高或低故其形漸
變異則其借日之光
映照而然更可曉矣

移則自體又不能轉矣、可知斷非明暗各半之死
物也、既非明暗各半之死物、而兩丸同轉、光又與
日相照不移、實同水之對火而有光則仍借日之
光以爲光、乃陰陽交感之妙理也、卽如日食月食、
有幾省見、有幾省不見、或見食多、或見食少、此因
地有高下、所見卽不同、則可知日月本無食、偶因
轉旋偏傾之故耳、厯家以日食爲臣蔽君明、月食
爲臣干君明、果爾、則見食處爲君所主、不見食處

獨非王土乎、可見非至理也、天象變異、垂示炯戒、感格之專、亦固有之、但不可拘泥以乖至理耳、夫晦者日月同宮、若初一猶行同道、日高月低、故月遮日光爲日食、日食必在朔也、旋即兩丸斜去、故初三四、日落後、月卽微露其光、漸轉爲上弦而至望、若兩丸又有傾側、則爲月食、故月食必在望也、當其偏傾、人見其食、而兩光本無缺也、少時歸度、則人見如舊、望後兩丸又斜轉去、人見微露黑體、

漸轉爲下弦而至晦、故聖人因日以定月、月轉十
二回、則乾坤升降之氣一周、乃爲一歲、乾坤之氣
一升一降、卽太極之一動一靜也、

或問兩丸同轉、如水滾球、何以知其然耶、答曰、理
固如是、豈難解耶、體圓如球、隨轉旋之氣而行、
得不轉、試觀流水浮物、凡長方者、始能橫直而行、
若四方者、已有旋轉、何況圓物、日月隨氣而行、無
異物隨流水而走、天地萬物同出一氣、故理無二、

致窮理即可格物若必眼見方信則天下事物無
限又豈能盡見哉不知隅反更難與言窮理格物
矣

在晝則晦在夜則明猶之朔夜星多望夜星少蓋星
月皆自有光而精氣厚薄不同有勝有不勝非借之
謂也

既言星月皆自有光而晝晦夜明是謂無日則月
光顯也朔夜星多是謂無月則星光顯也然則凡

有月之夜其光當圓不當有缺而朔夜星光全顯
月光有缺何也豈非又相矛盾乎

譬如火在日下則無光置暗室則光滿室火光豈亦
借日乎

暗中火光滿室月既自體有光夜必常圓更不當
有缺矣夫日中取火火從日生小光在大光中自
然不顯猶父在子不得自專也火爲陽外明內暗
水爲陰外暗內明火生於日置暗室則明水生於

月置暗室能明否耶、以火比月、將陽作陰、可乎否耶、夫水火生於日月、故水火可驗日月之體象、是因流溯源爲一定之理、今以火比月、又以星比月、是不明陰陽至理、徒以臆見揣度、無怪乎將坎離卦理顛倒也、

是以月食雖盡、而紅光隱隱在上、必不盡、光自在體、轉而向上也、若借日爲光、食盡則掩盡、內映之光、何從而得、且月無光、則星亦無光、何以星明、不因日之

遠近而變

月食而光本無缺，故有見其不食之地，足徵其光非缺也。見其食而內映有光，更可知其內明外暗之體矣。內明外暗，非得日照，其光不顯，又可見陰陽精氣互相交感，如磁引鐵之妙也。月爲陰精，故體黑無光，借日之光，故隨日轉而有變。星乃五行之氣所結，其自體有光，不隨日轉，則光不變矣。月是月星，是星迥乎不同，月無光，何故星亦應當無

光耶、何不通若是乎、就如上節所言、星月皆自有光、然星光無圓缺、月有圓缺、豈非因借日光、隨日而轉之故乎、何不思之甚也、月之所以借日顯光者、陰陽交感之理也、人間夫婦、婦因夫貴、猶之月借日光也、故曰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天人非二理也、歷家乃以月之對日、如臣避君、故有圓缺、因有圓缺、謂之轉避、殊不思人居下一方面、觀有圓缺、其光豈有圓缺哉、如果轉避、陰陽否隔、豈能相

交何穿鑿之甚耶、日月並明而不相悖、以其相交、故並明不相悖、何轉避之有、由是言之、則星斷不能交日、不能交日、而自明其光、則不隨日轉、其光不變矣、月無光、而借日顯光、故隨日轉、人居一方觀之、遂有偏正背面之殊、乃見光之圓缺時變也、豈不明白易曉哉、是故乾坤定位、而後有陰陽、陰陽相交、而後有水火、水火既濟、而後有五行、合之則一本分之則萬殊、體雖同、而用各異、用各異、則

日月星辰體象迥殊矣。故羲聖之卦表其體。文王
之卦明其用。夫乾爲天。天本在上。坤爲地。地本在
下。乃反名否。何也。蓋謂陰陽各居本位。則二氣否
隔不交。今以月對日爲轉避。豈非否隔乎。陰陽否
隔。何以生化萬物。可知斷無是理。而爲揣度之臆
見也。故坤上乾下。則爲泰。泰者。陰陽交而生水火
也。乾陽涵坤陰。則爲離。火。坤陰育乾陽。則爲坎。水。
陰陽互藏互交。以故生化不息。以其陽中有陰。故

陽極則陰生、而乾變爲姤、陰中有陽、故陰極則陽生、而坤變爲復、乾坤姤復、表陰陽進退衰旺也、氣有衰旺、則又有變化、此日月星辰、風雷水火、土石草木、飛走動植、體象紛紜、莫可數計、要不出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雖變化無窮、而陰陽五行之理、條貫不紊、其理不紊、故月是月、星是星、而水火土石、一切物類、亦各有體象、不可混論者也、日月昭象於天、而人未明其體、以其能生水

火故以水、火體象驗之、是爲至理、外此更不足爲據矣、斷非臆見所可強定也、是故天元歷理之論、日月無異景岳之論陰陽、皆似是而非、不明至理、徒以臆說惑人而已、

論易理

或曰、治病不可偏陰偏陽、景岳以扶陽抑陰論醫、自謂原本易經、實則誤人不淺、而子駁之、是也、若謂易象本無此理、則未必然、試思夫子贊易於乾之彖曰、大哉乾元、又曰乃統天、坤之彖曰、至哉坤元、又曰乃順承天、夫坤何以不復言大、何以便言承天、坤之文言、並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以地道而等之妻道、臣道、明乎地陰不敵天陽也、

答曰、大哉至哉、皆贊美之辭、無所軒輊、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則靜、靜極復動、循環無間、而原其所始、則陽先陰後、陽倡陰隨、陽施陰受、爲造化自然之理、卽以先後倡隨施受、而觀其性能功用、則乾陽爲統天、而萬物資始、坤陰爲順承、而萬物資生、旣以順承爲用、而比之人情世事、則如妻道臣道也、故以乾比君德、而曰陽尊、坤比母儀、而曰陰卑、此尊卑二字、原從人情世事上立名、非

陽性動能施泄陰性
靜能翕闔故不同陰
無陽不生陽無陰不
化故功用則一

陰陽之理固。有尊卑。所以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見
得二氣流行。生化萬物。其性能不同。其功用則一。
故曰大哉至哉。皆極贊之辭。何有尊卑哉。益可知
伏聖卦象。止表陰陽流行生化。進退消長之理。並
無文字語言。更從何處見其有尊卑扶抑之理耶。
則尊卑扶抑之說。全是儒家爲治世之道。設喻而
已。

其於地天泰卦曰。小往大來。天地否卦曰。大往小來。

是明言陽大陰小也。

既是陽大、何故更要扶之、陰小、何故更要抑之、此扶抑二字、尤覺無謂。

至復卦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不單曰見天心、而合言曰見天地之心、可見天地同賴此陽以爲主宰、天地間所重、惟陽可知矣、縱不言扶陽、而扶陽之意、隱含言外。

此說更會意錯矣、何異景岳之言統易者、惟陽之

謬見哉。夫太極未判本無陰陽之名。陰陽歸根仍是太極之體。故易初之一畫卽是太極之象。太極既判則以一奇表陽象，一耦表陰象，二合璧仍是易初一畫之太極。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錯綜變化以表陰陽進退升降之理也。爻象表陰陽爲太極之用。太極爲陰陽之體而用從體出是故坤卦純陰之象卽是太極靜極之時。靜極則復動。故坤卦變復卽是太極初動之際。所以言復其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方寸之木可使高於
岑樓此之謂也

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豈非太極。渾元之體乎。是
觀其用之初。動見其體之所在也。世多不識。故聖
人明白指示。特言天地之心。教人領會此意。由是
可知心爲一身之主宰。則主宰天地者。太極也。太
極渾元未判。尙無陰陽之名。陽者天也。今言主宰
天地者爲陽。何不竟言主宰天地者爲天可乎。豈
非舉其末而昧其本哉。景岳謬誤在此。故論先天
後天之理皆錯。先生得毋仍其謬乎。更云扶陽之

意、隱、含、言、外、尤、爲、臆、見、而、非、理、也、

故此扶陽抑陰四字、雖出朱註、實本孔子、如云爲治世而言、則何不筆之於詩書春秋、而獨見之於易乎、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之道、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是以陽卦比君子、陰卦比小人、故朱子言扶陽抑陰

說出原委羣疑冰釋

小人竊柄則如二君也

想朱子亦因感觸時

事而爲此言不料後人竟作易理解會而其正論易理處如云於象上會得者深文王之詞早不是伏羲之意等說反茫然不省可哂也

者欲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世常治而無亂、所以上文有淑慝之分四字、豈非指君子小人而言、不然、陰陽流行、化生萬物、安有所謂淑慝哉、若以喻言作實理、則錯解易經、刻舟求劍、失之遠矣、故易象爲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爲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若謂扶抑二字、不爲治世而設、試問天地陰陽、流行生化、誰能扶之抑之乎、若果能之、亘古以來、可無災患矣、盍再思

之

就使爲治世而言，亦必多象確有此理，而後聖人言之，否則空言，早落邊際，非四大聖人共成天地間第一部言道之書矣。世儒操筆，多落邊際，賢人或有之，聖人則四通八達，面面俱圓，必無是也。

上節旣云扶陽抑陰四字，雖出朱註，實本孔子是硬坐聖人有此意，此節言確有此理，而後聖人言之，是又硬坐聖人有此言，余實不解先生是何意。

旣執偏見則不自覺

其言之失也

虛贊聖人而不明聖
道反成誣聖

見也、若爻象確有此理、定可明白指示、卻從何處
見之、斷不能含糊籠統而泛說也、聖人之言、既面
面俱圓、而無邊際、則扶陽抑陰四字、已偏倚一邊、
豈反不落邊際乎、何不思之甚耶、乃硬坐爲聖人
之言、不幾於誣聖乎、且與上節雖出朱註四字、又
相矛盾矣、

試卽天地論、天體陽、包乎地外、地體陰、處乎地中、非
陽大陰小確証乎、

陽既大矣而又扶之、豈非更大、陰既小矣而又抑之、豈非更小、夫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災、而扶之抑之、反使其偏、豈不害道而致災乎、可見爻象斷無此理、聖人斷無此言、不亦顯然哉、究竟而論、天不過清氣、地不過濁滓、形雖大小、而陰陽之氣、何有大小哉、若有大小、豈能生化萬物乎、乃泥其形而昧其理、不可以論陰陽、即不可以談易也、

體天地之陰陽者、日月也、日陽、月陰、日大、月小、日萬古光明、月晦朔生死、且日行晝、月行夜、同運並行、而定晝夜四時寒暑、以日不以月、非陽爲主、陰爲輔乎、此節無所深義、聖人因日以定月、因月以定歲、因歲以分氣候、節令拙集論景岳篇末、及辨日月體象篇、均暢發其義矣、日行速而高、月行遲而低、世人觀之、以爲高者其形必小、低者其形必大、殊不知月借日光以爲光、故其形之大小等耳、月之本

體無光焉能知其大小哉以其借光於日光隨日轉人居下一方觀之故有晦朔弦望之異其月體豈有盈虧生死乎總因世人只能見形論形不知理之所在請觀拙集各篇自明可毋贅矣

又卽生人言之男子陽女人陰男帥女女從男夫爲妻綱敵也云乎哉

陽先陰後陽倡陰隨陽施陰受造化自然之理故易言乾統天坤順承諸義上已詳明矣且陽性既

能帥陰、何故又要扶之、陰性既能承陽、何故又要抑之、更可見扶抑二字、斷非聖人之意、亦非父象之理也、

且孩提陽盛、生氣日進、自幼而長而壯而強、步步生旺、五十以後、陰氣主事、便衰而病而老而死、步步死機、陽之關係生命也如是、扶陽抑陰、安可盡非乎、

若據此說、則必扶陽抑陰、爲醫學綱領矣、正是景岳似理非理之說、明明迴護景岳也、開首旣云、余

駁景岳爲是乃又迴護之殊不可解也夫陰陽進退消長而萬物生長化收藏出於造化自然之理人爲萬物之靈稟陰陽太極之氣而同其機括試問少年生長之時豈止陽旺而陰不旺乎老年衰敗之際莫非止有陽衰而陰不衰乎何以見少年爲陽主事老年爲陰主事果爾則少年者皆當用涼藥助陰老年者皆當用熱藥助陽乎惟陽生命所關世之虛勞傷陰者多不可治莫非不關生命

乎可見仍是景岳之說，豈非迴護景岳哉。

又曰：前已明言子駁景岳爲是，豈又左袒哉。今與子論易，非論醫也。

答曰：醫理且置，請問論易何如。

曰：醫易俱作自聖人，作醫聖人未嘗不能作易，作易聖人未嘗不能作醫。但醫爲療病說法，着重在人身一邊，從先天順講到後天，就教人順承後天，陰平陽秘，足以治病便止於易中，逆追先天道理，不盡泄也。

醫爲療病說法固然，但靈素之言，從天地說到人身，從人身說到天地，互舉互證，文如連環，三才一貫之道，暢發無餘。先天後天道理，原已包括於中。在人自去領會。先生將順承逆追，打作兩橛，還欠參悟，請細觀靈素，返究易經，再論何如。

易則全爲發明大道，必盡究先天後天如何，由後天而逆追先天，原其所始，要其所終，前無古，後無今，包括二氏，牢籠百家，聖人盡性至命實學，實在於此。

此亦老生之常談也。夫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人皆熟聞，然其所以爲始，所以爲終者，又誰能知之。故曰：不知生焉知死，既不能知，徒執空言，正如盲者之摸象，摸着足者言象如柱，摸着尾者言象如帚，紛爭不決，明眼旁觀，未免失笑。是故雖爲聖人之實學，實爲吾輩所茫然，不過作老生常談而已。醫家聖人所不盡泄者，易聖人都盡發之矣。

聖人都已盡發，何故世間猶無明易之人乎？蓋所

謂盡發者、文字語言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不能盡理也、故曰善易者不言易、良以易理不在語言文字故也、世人但知文字語言、所以仍不能明易也、

蓋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

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既將先天後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截全體之見、而不識

其體用所在也。

聖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

聖人爲治世之大道，不爲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嘗，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於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後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則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

知心之言聖人聞之
必然堯爾

若僅以爲治世說法、淺之乎讀易、實淺之乎窺聖人
矣、

聖人一生心事、只爲治世。若不爲治世、實無一事、
連易也不作也。且自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何往非
爲治世之道乎。六合以內、除治世事外、更有何事、
六合以外、存而不論者也。正是先生淺視治世之
道、非余淺之乎、讀易淺之乎、窺聖人也、豈不聞博
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非治世之事乎、

雖承虛贊卻非知己

可知治世之道、聖人猶曰難周、而先生反淺視之、則是先生之淺窺聖人、曰曰淺之乎讀易矣、

子之學有根柢、能靠實內經、陰陽秘四字、所以剪裁諸醫家得失、抑其太過、補其不及、悉有規矩、不出準繩、得力乎此也、然惟其單靠實此四字、所以於易家聖人、從後天逆反先天功夫道理、轉不理會、據朱子象上會得者深、言上會得者淺、兩語、作論易丹頭、讀經先須明理、若靠實字句、卽執一不通、執中無

當頭一棒

即所謂同出陰陽太極之源者

權猶執一也。况可靠實字句哉。若拘執陰平陽秘四字而不悟其理。卽不能知扶陽抑陰之爲害矣。所以景岳嘗誦陰平陽秘。而反以扶陽抑陰爲醫學綱領。正因不悟陰平陽秘之理故也。是故得力在於悟理。醫理如是。易理如是。天下萬事自古及今之理。莫不如是。卽所謂頭頭是道也。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知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也。是故醫理卽易理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先天也。形而下者

苟能恬淡虛無自然
陰平陽秘所以先天
後天原是一貫非兩
做也

謂之器。後天也。恬淡虛無者。先天也。陰平陽秘者。
後天也。形上形下者。逆追順承之旨也。靈素固已
備論。拙集太極發揮等篇。頗詳其義。先生或未之
察耶。然卻非扶陽抑陰之功夫。此宗功夫。實非易
經道理也。夫陰陽變化無方之謂易。故聖人精蘊
在卦象而非語言。可形容。一涉語言文字。便落方
隅。卽非變化無方之妙理矣。所以朱子云。讀易於
象上會得者深。言上會得者淺。此真論易之丹頭。

讀易之妙訣，非箇中人，誠不足以語此。今先生之意，豈以朱子爲非，反以拘執扶陽抑陰，硬作易理爲是乎？或者未曾理會得易經道理，將錯用其功，夫也。

其實朱子本意，以人執泥爻象，但從言上探索，不復進求其所以然，故以二語喚醒之。猶佛家以見月忘指，提醒人，一搬意思。

可見朱子正恐人執泥文字語言，欲以二語喚醒。

即以其人之言還其
具人之病

人無奈世人仍不能醒，非但執泥爻象，并將扶陽
抑陰之譬語，硬作易理解會，而云爻象確有此理，
正如執指作月，而實未曾見月，豈不辜負朱子之
婆心哉。

羲聖畫卦，原包全部易經道理。

卦象，月也。易辭，指也。指固在月外，非包在月內也。
世之讀易者，多執指作月，鮮能因指見月者。苟能
見月，自然忘指，何至拘執文字語言，而費唇舌哉。

但人苦無門悟入，故文王作彖詞，開示大段，周公作
爻詞，發明隱細，孔子申文王周公之意，從後天兜轉
先天，如子之書，謂一線穿成，豈四聖人不一線穿成
乎。

兜轉先天者，想是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之意也。拙集出余一手，故一意貫串四聖之易。

理則一貫而意義不同，若謂文王卽伏聖之意，周
公卽文王之意，孔子卽周公之意，豈不爲複詞贅

語哉、不成其爲聖矣、箇中人自能領略也、

如云卦象爻繫各自爲易、則易書當分四部、不當合爲一經矣、

扶陽抑陰四字、原是後儒爲治世設喻、本非卦象爻繫之理、四聖皆發明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則共成一經、雖爲一經、而四聖各有意義不同、故朱子云、文王之詞、早不是伏羲之意、今先生之言、是駁朱子也、或者先生高見、出於朱子、則非余小子所

敢饒舌矣

六十四卦先儒或云定自伏聖非始文王此不必論但文王作彖已有大過小過大畜小畜大壯大有等卦名凡言大者皆指陽小皆指陰可見陽大陰小天地間至理古聖人皆如此說非出後人杜撰明矣

天地間至理既然陽大陰小古聖皆有此說則扶陽抑陰斷非聖人之言必非易理更可見矣何故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災陽既大矣而

又扶之豈不更大，陰既小矣，而又抑之，豈不更小，則偏勝甚矣，斷非道也。易經豈有非道之理哉？偏勝爲災，聖人豈有致災之言哉？乃云爻象確有此理，而後聖人言之，得非昧經理而誣聖人乎？圓覺經云：圓覺之性，如牟尼珠，映於五色，迷者謂珠體實有五色，世之論易者，執文言作易理，猶認珠體實有五色耳。

再就太極圖言之，自古圖式不一，有易太極圖，有古

太極圖有周子太極圖有來氏之圖有道家太極圖
圖式縱多理無二致總不出陰陽未判名太極太
極動靜生陰陽陰陽爲太極之用太極爲陰陽之
體而已拙集已暢發其義譬如風雨晦明變態萬
狀總不出天地陰陽氣化流行之理若泥其形而
昧其理則惑於多岐莫知道之所在矣

試就此圖觀之○上白者陽天也下黑者陰地也皆
後天也惟中宮爲先天

得意忘言未能得意
則必死於句下

此圖爲太極動靜而生陰陽之初象、若據此圖、則陰陽固無大小、而先生言陽大陰小、天地間至理、則又自相矛盾矣、奈何、而況圖象猶不能盡其理、者、如天氣下降爲雨、下降者陰也、地氣上升爲雲、上升者陽也、陰陽變化無方、只可意會、莫能言宣、言不能宣、圖象焉能盡其理哉、故曰、赤水元珠、得之象罔、則泥象者猶失之、何況執泥文字語言、去理更遠矣、

看出病根

以後天言、則天地分列陰陽、自先天言、卽天亦陰也、惟先天一點、乃真陽耳、

觀先生之言、自丹書中來、或者未曾理會得易經道理、故被丹書所迷也、丹書稱先天爲陽、後天爲陰、每每牽引易經、似是而非、反乖易理、夫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爲天地、天地卽陰陽、故又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在天地未分以前、故名先天、天地未分、尙無陰陽之名、豈可鑿稱先天

爲陽乎、如可稱陽、何以名太極哉、天地既分、以後陰陽五行俱全、豈可鑿稱後天爲陰乎、如可稱陰、何以名陰陽五行哉、豈不將名目理義、全然紊亂乎、凡事有名有義、而理在其中、所以顧名必當思義、名義且不識、無怪辨理舛謬矣、可見丹書爲臆說、實非易理也、景岳旣迷丹書之言、而以世儒扶陽抑陰治世之喻言、硬作易理、又以之論醫、牽引內經陰平陽秘之文、而不辨其理、先生又承景岳

之謬，惜哉！且如先天爲真陽，豈後天爲假陽耶？以其爲假陽，故自先天言，卽天亦陰也。天可稱陰，世間男子亦可稱爲女人也。故有巾幗丈夫之名乎？可發一笑。天旣稱陰，將以何字稱地乎？敢問。

此陽胚胎天地，包含萬象，仙佛聖賢均從此出，道得之而仙，釋得之而佛，儒得之而聖人。

天命之謂性，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天字

釋典曰後去先來作
主人以一靈賦於太
極故爲先來五行陰
陽消散則太極毀而
靈始去故曰後去

正指先天而言蓋一靈之性賦於太極太極生陰
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則謂之生若命令之自上而
下也氣化既盡則五行陰陽消散而太極毀則靈
去而謂之死所以言原始要終知死生之說是故
萬物之生莫不稟有先天之氣若草木無情則但
有氣而無靈耳今日道得之而仙釋得之而佛儒
得之而聖豈止仙佛聖人方得此氣其餘衆生所
未有着乎且先天尚無陰陽之名故稱太極今言

此陽胚胎天地，此陽究爲何陽乎？如此見解，恐少參悟功夫，或未可以談易也。

三教同歸，大易秘旨，盡性至命功夫，全在乎此。慙聖心傳，未便明說，故以扶陽抑陰，指示門徑。扶陽者，扶此先天之陽也；抑陰者，抑此後天之陰也。

以治世之喻言，作易經之實理，又以丹書先天爲陽，附會其說，此陽既能胚胎天地，尤必賴人扶之。此人者，何人耶？得非超出盤古女媧者乎？觀道門

中書自老氏以下，惟魏伯陽參同契、張紫陽悟真篇，猶不乖經旨，與儒理異用同歸。其後丹書如唱道真言、性命圭旨等，尙皆正宗，不失老氏之意。餘則支離穿鑿，臆說橫陳，每必牽引易經作門面，竊祖師名目爲標幟，甚至千奇百怪，流於邪僻，未曾潛心參悟者，無不爲其所惑。是以旁門左道，邪教繁興，流毒於世，實堪太息。如景岳之大言煌煌，不外丹書作藍本，將易經靈素之文，牽合附會，眩惑

於人良可悼也。夫歷聖心傳指示者，止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八字而已。未聞有扶陽抑陰之說也。精一者，卽至誠無息之旨也。執中者，卽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道也。是故中庸爲歷聖相傳之心，大學爲歷聖相傳之道。道不出乎心，心不離乎道。而其源皆出於伏聖之易象也。旣曰執中，又曰中和，更曰中庸，再曰君子而時中，則無論先天後天，陰陽氣化流行，生成萬物，斷無偏倚一邊之理。旣

爲聖人斷無偏倚一邊之言、扶陽抑陰四字、偏倚已極、原是後人爲君子小人設喻、豈可硬作易理、誣爲聖人之說乎、若不爲治世設喻、試問先天後天、陰陽生化自然之道、人將何法以扶之抑之乎、於此亦可省悟其理矣、

猶之佛家教外密傳、凡夫安得知之、若云爲治世而言、抑何談之容易、靜讀繫詞上下傳、自然見得耳、

余固凡夫、雖靜讀詞傳、至終身實亦一無見得也、

虛靈之性無法不有
而無一法可得故曰
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若有一毫見得、卽有一毫執着、有一毫執着、卽不
可論易理也。先生此言、必有見得儒家之教外別
傳乎、教外別傳、是在易理之外、更非余所能領略
矣。佛家稱教外別傳、爲釋迦秘旨、自達摩始傳中
國、以非語言所能指授、故稱教外別傳、而以棒喝、
豎指、擎叉、滾球等、點化人、並非密傳也。想先生亦
係平日所誤聞耳、且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聖人治國平天下、正是盡

性。至。命。功。夫。所。以。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是。體。用。一。貫。之。理。也。明。德。爲。體。親。民。爲。用。止。於。至。善。則。體。用。完。全。然。明。體。尚。易。達。用。尤。難。體。者。道。也。用。者。權。也。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又。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將。體。用。

兩極則不一貫矣

妙喻

打。作。兩。極。以。難。者。反。視。爲。淺。易。看。得。盡。性。至。命。四。字。如。買。古。董。者。但。見。其。希。奇。寶。重。實。不。知。其。用。處。嗚。呼。如。斯。談。儒。理。者。訓。詁。之。學。也。不。知。儒。理。焉。能。

知易理哉

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景岳昧於易理、執迷丹書、先天爲陽、後天爲陰之言、又要穿鑿扶陽抑陰四字、遂臆造陰多陽少、陽弱陰強等、似是而非之說、使人難辨、大壞軒岐宗旨、爲醫門魔障、遺害不淺、余故辨之、以明軒岐之正道也、今先生拘執易辭、言陽大陰小、爲天地間至理、陽既大矣、又要扶陽、陰既小矣、又要抑陰、自覺刺謬、不得已去丹書中

尋出先天爲陽、後天爲陰二語來、言扶陽者、扶先
天之陽、抑陰者、抑後天之陰、觀起首、言乾坤、言泰
否、言天地日月、男女老少、陽大陰小、原說後天之
陽、辨論到理、屈難申、忽改言先天之陽、先天旣不
可稱陽、而前後自相牴牾、此所謂遁辭也、先生之
言、雖與景岳小異、而病則同也、試思先天爲根本、
後天爲枝葉、若云扶先大根本、理上還講得去、若
云抑後天、則難解矣、譬如種樹、根本固宜培、豈枝

素性喝破

葉必當伐乎、如此相淺意義尙且講不過去、還說是歷聖相傳、指示之門徑、如此門徑、則爲旁門曲徑、必使人走入魔道、斷非歷聖之所指示者、若不急急省悟、恐爲害非淺矣、且觀先生之言、假名論易、陰爲迴護、景岳明眼自見、不可欺也、何故、若先生之言爲是、則余之駁景岳爲非、易象若有扶陽抑陰之理、卽爲造化自然之道、則治病必當扶陽抑陰爲綱領、是景岳爲是、而余爲非、則陰平陽秘、

不可爲醫學綱領矣、乃言不曾迴護景岳、真欺人之談哉、然而拙集卻最喜人批駁、何故、蓋凡至理、

多難解會、愈辨駁、則愈明顯、拙集中多入理之談、

而博洽聰明之人、猶且疑惑不解、况其下者乎、或至後世、橫生謗議、則余不及登答、遂成千古疑團、豈非憾事、况余以一得之愚、亦不敢自信爲是、若有當世高明、不吝賜教者、實爲余之幸也、尤跂余望之耳、

平心論

覽醫籍中言景岳之偏者，不一而足，但畧而不詳，仍不能救流俗之弊。余故考其致偏之由，而備論之。世之喜景岳者，猶不省悟，與余駁詰，嗚呼！是誠何心哉！余豈故爲高論，以訾議先輩乎？余之言，雖異於景岳，而心則同也。夫景岳之心，原欲壽斯民於萬世，未嘗非美意也。無如限於學識，見道未真，而又自用太過，因見劉河間偏主涼瀉，朱丹溪言陽常有餘，欲矯二

家之偏只宜指出病端申明軒岐宗旨則盡善矣乃不出此而又臆造陽常不足之論不自覺其流弊甚於劉朱何故蓋劉朱各本內經一節之義以立言不過發其未發原非全經之理稍通醫學者即知其義則不蹈其偏而不爲害矣景岳既造陽常不足之論乃多方引證以實其說將易註扶陽抑陰與內經陰平陽秘牽引附會而云出自文王周公孔子軒岐諸聖之旨非爲一己私言以聳人耳目所以不獨淺學

被愚雖通文墨而自謂知醫明易者猶篤信其言如
與余駁詰諸人是也此其爲害故甚於劉朱矣試思
內經不曰陰平陽和而曰陽秘者何也緣陽性動而
發泄發泄太過真元傷耗故特用一秘字此聖人之
意深矣若曰扶陽則必更使動泄抑陰則必使其不
平此扶抑與平秘理義相去不啻天壤而景岳牽合
混說以張大門面故使信服者衆若醫易大寶論等
篇是也以陰陽至理不明論治內傷則偏於助陽六

氣之邪不辨則傷寒瘟疫混論其弊實難枚舉又以博洽之才逞其筆勢議論縱橫易於動人故遂家傳戶誦大行其書其信奉劉朱二家者未有若是之多也故余不得不徹底窮源抉其病根以當曉鐘一擊使人知軒岐仲景宗旨所在而劉朱各家之偏亦可因之以見是故區區之心未嘗異於景岳不知義理所在者不能諒余之心矣夫陽倡陰隨爲造化自然之道故陽能帥陰而陰賴陽之煦通以生長陰能和

其理

若扶陽抑陰則使陽
強不能密陰氣乃絕
也

陽而陽藉陰之翕闔以固密此陰陽自然之性能所以經言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也若病變不常或當扶陽或當抑陰惟應隨宜而施安可執爲一定之法乎後學之不明聖道者實由歷來諸家駁雜之說有以障之雜說愈多則聖道愈晦而生民之厄愈重稍具知識者能不爲之痛心哉且靈素十餘萬言而三才生化之道疾病傳變之由詳晰備論而治法則多針砭而少方藥以上古所宜也

迨夫仲景、紹聖、軒岐論傷寒雜病，綱舉目張，必詳辨脈證，而後始立一方。又反覆辨其疑似異同，則方藥隨宜變換，其精詳若是，而慎重若是，蓋治病制方固難，而辨證爲尤難也。以後諸家著書，則大不然。不詳脈證，但題病名，如云傷寒者用某方，傷暑者用某方，兼某病者用某方，複辭贅語，千篇一律。後學讀之，既不知辨證，記誦許多方頭，每臨一病，徧試其方，幸而合者鮮矣。故有不藥爲中醫之說，良可慨也。既以諸

家之書辭義淺近而易讀，則反以聖經爲宜古不宜。今終身不曾寓目，而亦終身稱爲醫者，譬如舉業家不讀四書五經，但誦時文數百首，每遇一題，卽以相似語言湊集成文，不知義理所在，其可乎否耶？嗟乎！醫道如斯，亦可謂掃地矣。是故學者必先參究靈素、仲景之文，通達其義理，一若吾心之所欲言者，然後博覽諸家，如執衡鑑，妍媸純駁，莫能逃吾心目。披沙揀金，資益學識，每臨一病，胸無成竹，惟審其虛實陰

陽表裏寒熱設法制方求其合病而止藥雖不同古
方法度自然合古如葉氏醫案之所以爲傳仲景心
印者正因其善能變化而無絲毫執滯仍不出聖道
法度故也學者必由是而學也方爲醫道正宗否則
盡是旁門左道甚則流於邪僻不獨害世或至自戕
者有之可不畏哉可不慎哉雖然景岳所論陰證似
陽戴陽格陽等證誠有發古未發之功學者必當參
悟其理悟理方能辨之真自不可因其所短而沒其

所長也是爲平心論耳

醫門棒喝卷三終